

如果巴黎

不快乐

典藏版



白 槿 湖

/ 作 品 /

人人都爱佟卓尧，

可世间只得一个佟卓尧，他唯爱阮曼君。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如
—
果

巴

SAD CITY
SAD PARIS

黎

典
藏
版

不
—
快
—
乐

1

白 槿 湖 / 著

如 果 巴 黎 不 快 乐 ， 不 如 回 到 我 身 边 。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巴黎不快乐. 1 / 白槿湖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
2018.9

ISBN 978-7-5404-8772-0

I. ①如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7603号

中南天使(湖南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如果巴黎不快乐.1

RUGUO BALI BU KUAILE.1

作 者: 白槿湖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刘诗哲

特约编辑: 邓 理

策划编辑: 田渊源

营销编辑: 张申梅

装帧设计: 杨晓宇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58mm×230mm 1/16

字 数: 270千字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18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772-0

定 价: 34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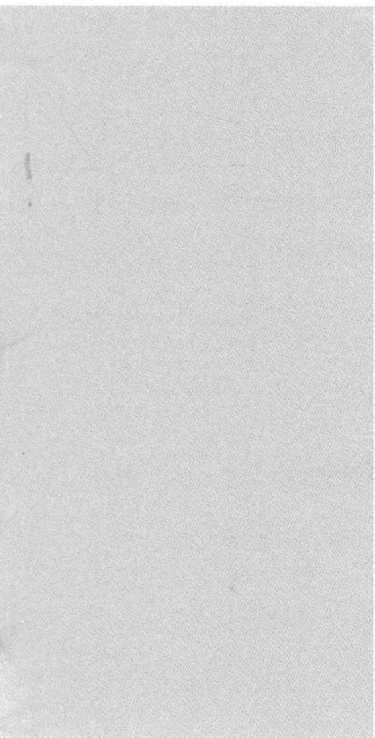
人人都爱佟卓尧，

可世间只得一个佟卓尧，
他唯爱阮曼君。

S A D C I T Y

／ S A D

P A R I S



目 录

SAD CITY

/

S A D

P A R I S

序 你遇见你的佟卓尧了吗? _____ 001

第 一 章 她的小世界 _____ 005

原来两年的时间，变的不仅仅是心，连脚的大小都变了。

023 _____ 第 二 章 听说每个女人都爱他

每个人都有一个国，自己做着小国王。

032 _____ 第 三 章 重新开始，
需要多么大的勇气

做坚强独立的女子，还给生活最美好的样子。

045 _____ 第 四 章 疼先生

听说眉骨高隆的男子会很有桃花运，
他这样冷清清的男人，会无端招惹桃花吗？

060

第 五 章 绿裙子的秘密

做清淡欢颜的女子，写高贵的情书给自己。

072

第 六 章 麦当劳小姐

我这么讨厌你，又怎么会爱你呢？

083

第 七 章 离开，总是需要勇气的

不过就是她的一件旧衣裳，起了皱，泛了黄，褪了色，变了样。

第 八 章 一生一会，若即若离

094

分手的时候，谁在乎，谁就输了。

第 九 章 她的刺，都是柔软的

105

她就像是一只刺猬，他喜欢拿着一根小竹枝挑逗她，看她剑拔弩张的样子。

第十章 世界上唯一的小漫画 117

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叫她小漫画^{*}，小漫画，
多么可爱的名字。

128 第十一章 圣诞快乐，友谊万岁

她明白，珍惜当下每一刻的幸福，
永远比奢望太多要快乐。

第十二章 他再好，也不属于她 138

“疼先生”，
你始终都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男人。

第十三章 古有“望夫石”，今有“望夫鱼” 149

爱情总是想象比现实美丽，相逢如是，告别亦如是。

第十四章 爱无能，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159

那种痛，会蛰伏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里，会
趁人不备跑出来，刺痛你。

第十五章 太浓烈的爱，
变成了太深刻的伤害

175

我们依然要在一起，即使全世界与我们为敌。

189 **第十六章** 佟小同学，你几岁啦？

世间能有几个如佟卓尧这样的男子。

202 **第十七章** 上一代人的爱恨纠葛

是他的仇敌，那么也将是她的仇敌，她将与
他一起同仇敌忾。

218 **第十八章** 卓尧，你会不会怪我不辞而别？

他不爱江山，不爱美人，他只爱她。

第十九章 为了你，我愿意再傻一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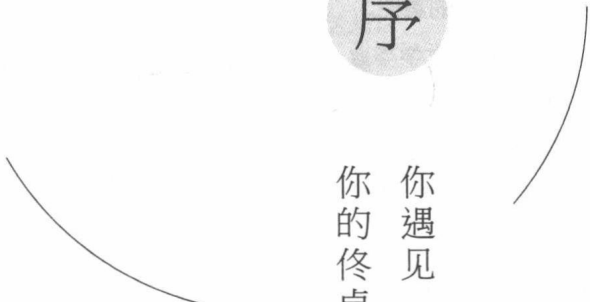
230

天涯海角，过树穿花，你还能再寻觅到我吗？

第二十章 如果巴黎不快乐

246

于我这里，这世间有什么能大过天，
却没有什么能大过你。



序

你遇见
你的佟卓尧了吗？

距离这个故事第一次和大家见面，已经整整过去了六年。六年的时间，足够改变很多事。

当年看这本书时，可能你还在上中学，对爱情满怀憧憬，你喜欢佟卓尧正是因为他身上那些美好的秉性。

如今，你们应该都大学毕业，开始工作了，有的可能都已经步入恋爱、结婚阶段。

很想问问，这些年，你过得好吗？

你遇见你的“佟卓尧”了吗？

那时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，只想写一个男子，他身上有我们对意中人所有的幻想和寄托。

这本书开始并不顺利，投稿给几家，都被毙稿，或者只给极低的版税。

很意外，这个故事竟打动了《爱格》杂志的主编夜未央，她签下了这本书，还是以与当时相比不低的价格签的，并且很快在《爱格》杂志上连载。也就是这样，佟卓尧和小漫画的故事慢慢走到大家面前，且意外地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

至今，我和未央，和《爱格》都仍是非常愉快的合作关系，甚至不仅是合作，还产生了高于合作的亲情。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
人生难得遇到赏识你的人，尤其是在你很弱小的时候，拉你一把的人。

如果不是主编未央从那些投稿中发现了这个故事，也许就不会有现在这本书了。

还有一直负责我的编辑田渊源，我的最佳搭档。我的每本书都有她很多的

心血，她陪伴着我，是我的后盾。一本书的诞生，我可能只是负责文字的写作部分，但其余都是她在策划和操心。

我有幸能在茫茫人海中遇到读过这个故事，并产生共鸣的人。

关于《如果巴黎不快乐》电视剧的改编，对我而言，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喜欢这本书，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新形式的呈现。并非是我的付出，这是每一个喜欢这本书的人共同的付出。

感谢你们。

再说说更久以前的回忆。

2009年，我将十几岁那年写的第一本书，尝试着投稿给书袋网，一个手机免费阅读的网站，站长叫寒大。

寒大回复我：书袋网是免费的，别投稿在这儿。

可是，免费就免费，只要有人看我的故事就好。

曾有人问我，写作需要天赋吗？

对我而言，可能天赋就是童年时期的孤独，促使自己渴望表达，渴望通过文字自救。

除此之外，无非就是漫长的坚持，白纸黑字，不停止去写。

写作，令我真实存在着，使我生出了一些重心。

回望这套书，更是回望六年前的自己。

有一天，我坐高铁去一座城市，中途迷迷糊糊跟着人群匆忙跑下车。直到走出车站，我才发现自己提前两站下了车，来到了另一座城市。

站在广场上，望着远处黄昏的落日，我低头忍不住笑了，再拎着箱子，飞快地跑回高铁站。跑的时候，我心里满满都是力量。也许旁人理解不了。

这样的我，似乎不再合时宜。

书中的佟卓尧和阮曼君也依旧没变，但看故事的人心境会变，也许你再度看这个故事，它确实已经无法打动你了。

可在我看来，这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。

甚至，我为你高兴。因为，你长大了。你有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和境界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我只想祝福你。

未来很多年里，只要你在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以文字，以一颗赤诚之心。
我们，再会。

白 槿 湖

2017年4月27日

第一章

她的小世界

原来两年的时间，
变的不仅仅是心，
连脚的大小都变了。

她曾以为，穿高跟鞋的女人，都应该是优雅地行走在路上的。

而此刻的她，飞奔在上海的骄阳下，那些化着精致妆容的白领女子，都用异样的眼神望向她。

脚上的那双鞋，隔了两年时间，又穿回到了她的脚上，她这才清楚，原来两年的时间，变的不仅仅是心，连脚的大小都变了。

分明记得两年前，冯博文把这双鞋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，他托着鞋盒，温情款款地说：“亲爱的曼君，生日快乐。只要你帮我顶一次罪，我们的公司就能继续运营下去，等你出来，我带你过最好的生活。”

那双鞋，黑色缎面镶嵌着珠宝，极高的跟，多么精美的一双鞋啊。

也是那双鞋，将她送进了监狱。

冯伯文的罪名，她一个人顶下来了，依照法律判刑两年。

在监狱的那两年，冯博文没有去看她一眼。

两年后，她穿着这双鞋，飞奔在马路上。

你有见过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子在马路上飞奔吗？那样的女子，大多是在爱中受了伤害的。

阮曼君穿着近乎是三寸高的高跟鞋，绕过静安寺，从华山路往希尔顿大酒店跑。两年时间，上海变化这么大，原来的弄堂都拆迁了，幸好以前上班就在这附近，否则真会迷路。

她是要去阻止一场婚礼，她身无分文，甚至连打车的钱都没有，她只能不停地奔跑。

她短短的发，被汗水和泪水打湿，贴在脸上，她边跑边在心里想，待会该怎么面对那个新郎新娘百年好合的局面。

脚上的高跟鞋竟一下脱离了脚，飞了出去，掉进了一辆半开着车窗的车里。那辆车正在等红灯，车里坐着一个穿深蓝色西装的男人，那只鞋不偏不倚地砸在了男人的头上。

她一只脚穿着鞋，一只脚光着，匆匆跑到了车边敲窗户，她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脸上的泪水擦干。她局促小声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砸到你的。”

他的额头被高跟鞋砸破了点皮，紧抿着嘴唇，不怒自威的样子。

正想发作，却见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瘦弱女人，满脸的汗水和泪水混杂着，于是他将鞋递还给她，附送了一张纸巾，却一言不发，他一贯不喜欢和脏乱的女人多说话。

她点头，握着纸巾，指着他的额角问：“你的额头破了，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他答道。他眼睛注视着前方的红绿灯，上面显示还有十秒就可以通行。他要去参加一个商业伙伴的婚礼，不能误了时间。

她只能看到他轮廓鲜明的侧脸线条，她正欲离开时，又回头问他：“打扰一下，现在几点？”

这时红灯变成了绿灯，他的车已经启动，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驾着车随着庞大的车流缓缓离去。

他从车的后视镜里，看见她寥落地站在路边，手里提着一只高跟鞋，突兀的锁骨，消瘦的身子，同她身后那栋大厦相比显得那么的羸弱。

这让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一块隐秘一下被揭开，曾经也有一个女子，如她一样，孤孤单单地站在马路边，像是找不到家的孩子，等他带着回家。

她没有想到他会把车绕了回来，车在她身旁停下，车里传来低沉的声音：

“十一点一刻。”

“十一点一刻，来不及了。”她嘴里念着。来不及了，等她跑到酒店，婚礼都该举行了。她凄然一笑，又何止是十一点一刻来不及了，一年前两年前就来不及了。

一个女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挡去男人身边所有的劫难，却挡不住男人的桃花劫。

“上车！”车里又传来他的声音。

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，听起来如命令一样，她没犹豫什么，打开车门，上了车。车里有着极好闻的味道，不是花香，更像是一种木香，浅淡的香气，让她有

种从灼热烈日下一下子就回到了清凉森林的感觉。

“去希尔顿酒店。”她亦简洁地告诉他。

他用余光瞟着她，杂乱的短发，满脸的汗渍，一张脸被晒得通红，穿着发黄的宽大白衬衣、牛仔裤，一点也不像他平时接触的那些精致优雅女人。

而她竟然是要去希尔顿酒店，这正和他是同路的，他是去参加商业伙伴的婚礼。

一路上，他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车开到了希尔顿酒店门口，还没有停稳，她就打开车门跳下了车，可是高跟鞋没站稳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她姿态狼狈地撑在地上，手腕膝盖都磕破了皮，白衬衣上沾满了灰尘，鞋跟也断了。

而她一抬眼，就看见新郎冯伯文站在酒店门口，白色的西装上别着的那朵红花上清楚地写着“新郎”，冯伯文在迎接参加婚礼的来宾，站在一旁穿着红色礼裙的是新娘。

新娘身高一米七左右，长长的礼裙，衬得模样十分高贵，绾着松松的髻，那么的得体大方。

整个酒店都被冯伯文包下来了，酒店正厅前搭着一个由白玫瑰交织成的浪漫拱门，旁边写着：新郎冯伯文与新娘雅琪喜结良缘，百年好合。

她看看自己，再看看穿着华服的高贵新娘，她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来这里之前，脑子里闪过过那么多假想的画面，她想也许自己会冲上去狠狠甩冯伯文一个耳光，然后哭天抢地地指责冯伯文的负心，也许干脆就很冷静地上前，眼神犀利地看着这一对新人，诅咒他们早结早离。

可是，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，她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她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酒店的台阶下，抬头仰望着上面一对璧人在笑脸迎宾。

“冯伯文……”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一声，声音很大，把坐在车里的他也惊了一下，这个瘦弱的女人怎么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。

众宾客都望向了这边，很快就明白了，都在小声议论着，新娘雅琪的脸色也变了，冯伯文急忙敷衍了一下，就往台阶这边大步地走来。

她站在原地，望着冯伯文朝她走来，冯伯文当新郎就是这样子啊，看起来